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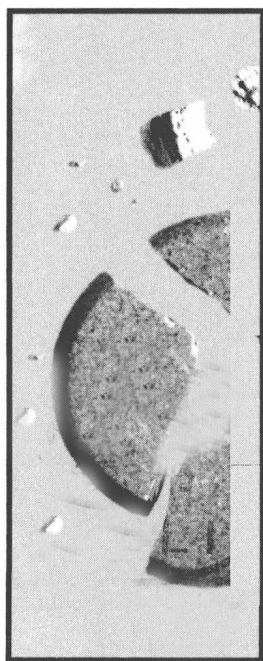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假药

潘习龙 著

作家出版社

假药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药/潘习龙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5992 - 4

I. ①假…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1835 号

假 药

作 者: 潘习龙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亚伦艺术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180 千

印张: 18.2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992 - 4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引子	001
狗屁医学院	003
黑蛋的那条小命	007
反正我是信了	011
村医是规划出来的	015
狗屁眼泪很稠	019
爽歪歪地喝酒	023
医药代表	026
性病医生	030
中国出了个红桃 Q	033
在贫穷中挣扎	036
一无所有	040
脱胎换骨	044
东阳画圈	046
培训课	049
实习	055
脖子歪了	058
阿 Q 药传	063
马屁的高度	068
厕所情缘	072
鸡毛信	077
大姐大	083
海水是甜的	086
流氓软件	089
今夜良缘	091

独行侠	095
我的脸皮没法复制	100
医闹	102
早到的春天	105
订亲	110
飞车党	114
一警二警三警	117
丑女有难，只能自救	123
钓到郎君提前撤退	127
美女就是十全大补丸	130
曲终人散	134
投桃报李	138
热水袋	141
得罪不起的恩人	144
和谐只是假面具	147
洋洋淀药厂	150
天在下雪，人在读书	153
山寨药不是假药？	156
晨光医药公司	159
客大欺店	166
店大欺客	170
鱼腥草的警钟	174
酸菜瓶里的猪头	176
一号难求	181
求医记	184
谁是故事大王？	187
副市长李刚	192
柳暗花明	196
校友会	200
激情 1818	202
婆媳关系	206
药之华模式	208
假洋鬼子教授	212

唐大侠退出江湖	215
蓝天净土医院	219
温情 1818	222
血的回报	225
黑子救星	228
眼镜蛇出洞	231
姬别霸王	234
木偶 1818	237
脆苹果与甜苹果	240
勇敢得让自己意外	244
母校演讲	247
收购药厂	250
二院如二奶	253
情感的火药桶	256
做个狗屁人，狗屁不容易	261
魂断东阳	265
买不断的情分	271
遗体告别	274
最后的较量	279
蓝天净土医疗园	283

引子

医生大抵爱吃药品回扣。上上下下一起吃，酷似人民公社大食堂，但吃法却很有讲究，吃相也不尽相同。我们不妨把这些医生分分类——

大熊猫医生。大熊猫医生为人正直，不轻易接受现金回扣。但作为医生，他们总得用药，只要用药就给医药代表创造了效益，医药代表自然要表示感谢。但他们又不肯接受现金，医药代表只好请“大熊猫”吃饭、旅游，或送礼物，如笔记本电脑之类。某大学附属医院就有一位大熊猫主任，他只接受药企给他们实验室赞助的设备，个人不收取好处。此人号称“全省最干净的医生”。大熊猫医生数量极少，堪称稀有，估计与中国大熊猫的数量相当吧。有人问，有没有连礼品都不要的医生呢？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在已经绝迹了，他们的名字叫“恐龙”。“恐龙”还为人类留下了恐龙蛋化石——《大医精诚》，遗憾的是这个过期的恐龙蛋已经无法孵化出小恐龙了。

大白兔医生。大白兔医生能够以病人为中心，按照病人的经济实力、疾病需求合理用药。但对于医药代表送上来的回扣，他们还是理直气壮地收下了。理由是：“药品招标价又不是我定的，中间的利润空间我不拿，病人也得不到实惠，反而让医药代表得到了好处。”“大白兔”完全能被社会所接受，算得上“良医”。常言道“兔子不吃窝边草”，但世界上哪有不吃窝边草的兔子呢？如果一只兔子连窝边草都不吃，却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吃草，只能说明这只兔子的智商有问题。伪道士们也别骂他们没医德，毕竟大白兔也是食草动物，更何况草料每天都在涨价！

大灰狼医生。大灰狼医生见到病人一进诊室，眼珠子就贼溜溜地转，根据病人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痛宰病人的方案。如果他给病人开这个药，病人说不想要；给病人开那个药，病人又说钱不够。大灰狼就不耐烦了，把笔一扔：“你什么药都不吃，还找我干什么呢？”其实“大灰狼”开出的都是高

回扣药，绝对不是《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上的药，“目录”这个菜单上都是清一色的素菜，大灰狼天生就是吃荤的。大灰狼的眼中没有病人，只有一堆堆移动的肉。

这是一个充满动物传奇的世界。在高楼林立的人类森林里，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回扣问题和制假现象像魔鬼的两条腿，行走于神州大地的各个行业、各个环节、各个细胞。有一官半职的、有一定资源的、有一定技术的，很多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医药代表同样分为大灰狼、大白兔、大熊猫。本书人物钱忠利、张铁军、小媛、小梅、范莉等人，分别属于……

狗屁医学院

洋洋淀医学院门前是一个休闲公园，休闲公园前面是湖泊。

六月天，晴转多云，湖水平静，湖面上印着两个人影。从倒影的轮廓看，便知道是一男一女。男的人高马大，女的矮小肥胖。

大学期间，人高马大是男生最大的资本，矮小肥胖的女生要拿下这个庞然大物，没有几招绝活绝对不成。

男生疑惑地问：“我们真的就这样分手啊？”

女生胆怯地回答：“很抱歉，我妈妈托了很多关系才让我进了省城医院。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找到，家里人反对也在情理之中。”

男生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我没有找到工作，但我爱你，这就足够了！”

女生无奈地回答：“家里人是现实的。爱能换来大米吗？”

男生动情地说：“当初是你追我的。很客观地说，我现在不是爱你，而是爱爱情，我珍惜初恋。”

女生面无表情地回答：“是的，当初我爱你人高马大的外表，但现在才明白，人高马大也不能炖肉吃。”

男生声嘶力竭地质问：“咱们不是对着湖水许诺过海枯石烂吗？”

女生心如止水地回答：“的确许诺过，但海枯不了，石也烂不了，爱也长不了。”

“这谈得是什么狗屁恋爱啊！”

“狗屁”两个字是这位男生的口头禅。在他的心目中，“狗屁”两个字可以替代一切语言和一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语言。

说话之间，男生顺势搬起了地上的一块石头。女生担心失控的男生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赶紧后退几步。男生并没有用石头砸向女生，只是狠狠地砸到了水泥地上。随着一声闷响，石头反弹后落到了男生的脚上。“哎哟！”男生赶紧弯腰捂住了脚。

曾几何时，这对男女吵架的时候，理亏的一方往往就是通过这种苦肉计赢得另一方的谅解。但今天有些例外，女生并没过去安抚男生，而是扭头跑进了洋洋淀医学院……

这对男女——洋洋淀医学院 98 届毕业生。男生，农民的儿子，名叫钱忠利；女生，官员的女儿，名字无从考证——这等平庸的女孩就像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只小肥羊，记住她的名字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情。

钱忠利，高大魁梧，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眼睛大而深陷，目光灼人，其形状像探照灯，其功能像 X 光机。河北省洋淀县钱家庄人氏。一家五口，父亲钱老六，母亲钱大妈，哥哥钱忠厚，妹妹钱忠星。兄妹三人都考取了大学。钱忠厚考入了北京的 BJ 大学——一所被中国人神化了的大学。钱忠星上了广州的 ZS 大学——中国校园最美的大学。可怜的钱忠利，仅仅上了本地的一所医学院——洋洋淀医学院。这所狗屁学校是由洋洋淀卫校改装过来的，医学院要读五年，不仅多蹲了一年，而且就业前景还狗屁糟糕——学医真是个吃亏不讨好的活儿。

大学期间，钱忠利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恋爱、运动、娱乐上，虽然脑袋里没有装进去多少知识，但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事实上，他想学习也没有那个条件。医学院需要优秀的教师、上等的实验室、红火的附属医院，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学生。这所缺胳膊少腿的医学院在这几方面几乎都是空白，几幅人体解剖图是仅有的一点教具。学生学基础课就像听天书，学临床课就像听评书。在这儿学了几年，不用说当名医，自己胳膊腿上的几块骨头都没有捏明白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医学院院长自豪地宣称：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体格强健，这才是医学院最大的资本。

每次想起这句话，钱忠利就咬牙切齿地骂上一句：“狗屁！”

钱忠利没有了女朋友，也没找到工作。他从省城找到县城，从大医院找到小医院，摸到手上的都是一堵堵冰冷的墙，始终没有摸到门。他也求助过钱忠厚，“神仙”哥哥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爱莫能助。他索性将被褥和书本统统卖给了收破烂的，换来两斤桃酥，打道回府。

钱忠利走出校门口的时候，仍然不忘把手头的硬币扔进流浪汉的瓷碗里——这是钱忠利五年来养成的习惯，每次外出购物剩下的硬币就扔给这个流浪汉。钱忠利之所以对这个流浪汉这么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流浪汉身上

的某种气质特别像他哥。高考试卷像盘古手中的那把大斧，把他们劈成了高材生与流浪汉的差别。因此，钱忠利不知不觉对流浪汉有了一份亲情。钱忠利对流浪汉说：“流浪诗人，我也要去流浪了，后会有期！”——鉴于流浪汉自诩为诗人，学生们都习惯叫他“流浪诗人”。

“毕业了？祝你好运！在你离校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钱忠利好奇地把耳朵凑了过去。

流浪诗人附在钱忠利的耳边低声说：“我是李太白转世，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伟大诗人，这个人就是我。”

钱忠利苦笑着说：“这算什么秘密啊！你不是在学校广场上喊过一万遍了吗？”

流浪诗人算得上洋洋淀医学院最出名的人物，比院长和校门口保安的名气还要大。他常常敲着瓷碗在广场上高歌或朗诵他的诗歌。后来有人发现他的嗓门特别大，学校有球类比赛的时候，便有人出钱雇请他当啦啦队。他助威的球队多半能赢球，有人感慨他的杀伤力能够顶上一名主力队员。有男生出钱请他写情诗，听说用他的诗向女孩求爱，多半能成功。总之，他过着一种半乞讨、半工作的生活。

据说，流浪诗人从小聪明过人，小学时就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诗歌。因写诗走火入魔，导致高考屡考不中。父母相继去世之后，他只好回家务农，和弟弟在一起过日子。从此，流浪诗人的诗歌中多了一份忧伤，少了一缕阳光。他的一首诗得罪了某位领导，被强制关进了精神病医院。领导说流浪诗人有“精神病”，并不是领导有意诬陷他。领导对“精神病”的理解是：“凡是不按照我的意图去思考的人，凡是不按照我的要求去说话的人，一律都是精神病。”一年之后放出来时流浪诗人真的有些疯疯癫癫了。在弟弟的责骂、村民的嘲笑、小孩的追打之下，他实在无法创作诗歌，也无处安身，最终迈出了流浪的脚步。

得知儿子的处境，钱老六石狮子般地蹲在门口抽旱烟，钱大妈泥塑般地坐在灶台边抹眼泪。念了五年大学，到头来却换来两斤桃酥，你说这是个啥买卖呀？

村头的喇叭里正唱着京剧，咿呀了老半天也没憋出几个狗屁，但钱老六就是爱听，听的是那种感觉，正如湖南人遇上了臭干子，东北人看到了酒瓶

子。钱老六另一个爱好就是读古书，他认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应该是《论语》《三字经》《千家诗》《增广贤文》。他说：“没有读过这四本书的人不配做炎黄子孙！”按照钱老六的观点，神州大地上实在找不出几个炎黄子孙了。

钱老六把自己的两个爱好做了完美的结合，他常常用京戏的腔调把“四大名著”唱出来。钱大妈对这些似懂非懂，但正是这似懂非懂的感觉，让钱大妈平添了几分对钱老六的敬意。

钱老六把自己读过那么多书却一辈子怀才不遇的尴尬局面归结为命运。“命”，失败者的借口；“运”，成功者的谦词。没想到钱忠利生逢其时，结果还是一事无成。

想到这里，钱老六骂了一句：“医生算什么职业啊？哪怕你做了太医，也赶不上一个七品县令。县令大小是个官，太医最多只能算个高级仆人！”

钱大妈急忙敲打着钱老六的额头，小声说：“嘘——别让孩子听见了！”

钱老六一听这句话，口中更冒火：“让他听见咋啦？我就是要让这个混蛋听听，同样是爹妈养的，忠厚和忠星都飞黄腾达了，唯独他成了孵不出鸡的寡蛋。也不知我钱老六祖上的哪根香没烧到，养出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您是文化人，不能总这样骂他啊！他刚刚毕业，站稳脚跟也要有个过程。”

这句话让钱老六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我已经不相信他了。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个混蛋真让我失望！”

那个年代，政治系、行政管理系就是好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可以从政当官。再差也得读个中文、新闻之类的专业，这类专业伸缩性强，进一步可以做官，退一步也可以舞文弄墨。小时候，爷爷给兄妹三人读儿歌时不停地念叨：“小小读书生，黄昏读五更。鸡鸣清早起，心想跳龙门。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问道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医学，算啥狗屁玩意儿？

黑蛋的那条小命

钱忠利没心没肺地提着水桶去井台边冲凉，吼上一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趿拉着拖鞋，到村里溜达去了。

七月的天气烈日炎炎，钱忠利坐在大树下听村民七嘴八舌地聊天：

“黑子一辈子苦命，他儿子黑蛋的烫伤很严重，多半会落下残疾。”

“听说黑蛋的那条小命很难保住了，在村卫生室已经昏迷不醒了。”

黑子是本村的汉子，从小没娘，靠老爹拉扯长大。父子俩相依为命，一辈子没少吃苦，家里一贫如洗，除了两条光棍，要啥没啥。三十五岁时，黑子家的铁树总算开了花，终于娶了个名叫菜花的媳妇。菜花长得五大三粗，皮肤比黑子还黑。不是比黑子更黑的女人谁会嫁给他呢？黑子从来不嫌菜花长得丑，他多年来教导村里的老媒婆：“只要是个母的，能下崽就行！”年近四十，黑子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儿子黑蛋的降生，续上了他家的香火。大伙认为黑子一辈子的苦日子应该熬到头了。照顾小孩不是菜花的强项，邻居阿婶提醒她要好好照料黑蛋。菜花嘴硬：“你们家的女儿当波斯猫养，我们家的儿子就要当狗崽子养！”

阿婶家正好只生了两个“波斯猫”，没有“狗崽子”，她听到这句话自然不高兴，当场撕破脸和菜花吵架。阿婶流着泪说：“太伤自尊了！”村民们赶紧劝阿婶，都说菜花不是故意伤害，毕竟她是有口无心的人。你想想，一个有心眼的人会嫁给黑子吗？

粗心的菜花终于惹出了大祸。因她的疏忽，黑蛋摔倒了，半个身子掉进了滚烫的热水盆里，前臂和手上的皮都烫掉了。菜花没有钱送黑蛋到县医院，就在村卫生室做治疗……

钱忠利听到这里，拔腿就向村卫生室跑去。他知道黑子在外地打工，菜花一个人照顾黑蛋肯定有困难。

村卫生室开设在村医钱忠贵的家里。钱忠贵没有正规学过医，只是自己

在家里看了一些医书，后来又读了一个函授班。所谓函授，就是寄过去一点钱、寄过来几本书的游戏。函授游戏，玩儿点别的问题都不大，用函授来玩人命，很容易把命玩没了。

钱忠贵的老婆是“护士”，她只认识头上和手臂上的两根静脉，其他的東西一概不知，其他东西也确实不关她的事。

钱忠利走进村卫生室，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汤药味和腐臭味。钱忠利径直走进房间，黑蛋此刻昏迷在床上，菜花哭丧着脸坐在旁边，用扇子驱赶着成群的苍蝇。黑蛋的手用卫生纸包得严严实实，已经发出了阵阵臭味。只有那微微抖动的嘴唇，还让人看到一点生命的迹象。

钱忠利一见就急了，上前责问钱忠贵：“你算什么狗屁医生啊！怎么能用卫生纸包伤口呢？”

钱忠贵漫不经心地说：“卫生纸难道不卫生吗？碍你啥事啦？”

钱忠利虽然没有任何临床经验，但他凭自己的那一丁点医学知识，就知道钱忠贵枉披了一件白大褂。他疾言厉色地朝钱忠贵吼道：“这哪里是什么治病啊！你完全是在拿黑蛋的性命开玩笑！伤口被你这样包着，用不了几天，手就坏死了！”

钱忠贵耻笑道：“忠利，你别他妈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问问菜花，他家穷得叮当响，你让我拿什么给他治啊？别以为你在那个破学校蹲了几年就有什么能耐！”

钱忠利气得恨不得把钱忠贵的头给拧下来，但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他急冲冲地抱起黑蛋就走。菜花赶忙阻拦说：“哎，哎，你要把黑蛋抱到哪儿去呀？”

钱忠利说：“赶紧找辆手扶拖拉机，送他到县医院！”

菜花犹豫地说：“大兄弟，我也想去县医院，可家里实在没钱啊！”

钱忠利气得直跺脚：“人命关天，救黑蛋要紧，钱我先帮你垫上，医疗费找狗屁忠贵解决！”

两个小时之后，钱忠利和菜花带着黑蛋赶到了县医院，急诊科的医生马上进行清创处理。黑蛋在抢救室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声音如锥子一样扎向菜花的心尖。世界上有粗心的妈妈，但绝对没有不爱孩子的妈妈。菜花悲痛欲绝，几次想冲进抢救室，都被护士挡了出来。她坐在走廊里扯天拽地地大哭：“黑子你这个混蛋，赶紧回来吧！天都塌了，今后你让我们娘儿

俩怎么活哟——”

急诊护士出来找菜花催医疗费：“赶紧去交两千块钱吧。”

菜花叹息道：“这咋办呢？大兄弟，你帮我打听打听，医院哪里有卖血的，我这就卖血去！”

钱忠利眼睛里亮光一闪，随即又黯淡下去，无奈地说：“血值什么狗屁钱啊？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菜花急得团团转。看到菜花六神无主的样子，钱忠利也没有了主意。原先大包大揽，真正涉及到钱的问题，他也只能跟着菜花团团转了。

正当两个人在医院走廊里表演“二人转”的时候，护士站又飘过来幽灵般的声音：“黑蛋的家长，再不交费，我们就要停止治疗了。”

钱忠利的那张脸扭曲得像个魔鬼，他坚定地说：“菜花姐，你好好照顾黑蛋，我回村里想办法去！”

钱忠利回到家，还没进家门，远远就听到钱老六又在用京腔唱《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钱忠利趁钱老六高兴，把黑子家的事说了，希望钱老六出点钱解黑蛋的燃眉之急。钱老六一听就气得跳了起来——像是从《论语》中蹦出来的一只跳蚤。他指着钱忠利的鼻子骂道：“混蛋！你别的本事没有，出头逞强算你第一。白白养了你二十多年，老子还等着找你要钱呢！别说老子没有钱，就是有钱，凭什么给菜花啊？小心老子一巴掌把你踢出去！”

钱忠利原本很生气，却被父亲这句话逗乐了，笑着说：“您别用巴掌‘踢’我了，我自己滚出去吧。我找村干部想办法去！”

钱老六没有弄明白儿子为什么发笑，操起扫把朝钱忠利的脑门儿扔过去……

钱忠利揉着脑袋走进村支书钱百万家。钱百万说村里也没钱，要是有钱，能让村里人到现在还吃不上自来水吗？钱忠利实在是没辙了。

晚上十点多钟，村里纳凉的人渐渐回家休息了，这时村里却突然传来了吵闹声——

“黑子家的医疗费用得由你出！”

“老子凭什么给黑子家出钱？”

“要不是你这个狗屁耽误了病情，黑蛋至于在县医院花那么多钱吗？”

“你他娘的别在这里瞎胡闹，你再敢胡闹，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就是杀人犯，你害死了村里多少人啊！”

“我操你妈！你小子怎么血口喷人呢？老子今天打死你这个王八蛋！”

爱看热闹的村民迅速向吵架的方向靠拢，黑影里突然传出了厮打声、棍棒声。准备看热闹的村民赶紧胆怯地往回跑，平静的村子翻起了黑色的波浪。

过了一会儿，打架声平息了，还有人在骂骂咧咧：“乳臭没干的小子，还想跟老子较劲，你他妈的活腻了！”

第二天，村民才明白昨夜打架的原由，钱忠利帮黑蛋找钱忠贵索要医疗费用。钱忠贵的兄弟们把钱忠利的行为定格为“医闹”，把这个愤青好好地“修理”了一番。

钱忠贵家有兄弟四人——钱忠荣、钱忠华、钱忠富、钱忠贵，号称钱家庄的“四大天王”。没有如狼似虎的兄弟们罩着，这种当村医的美差就轮不到钱忠贵的头上。

钱忠利家出的是文秀才，钱忠贵家出的是武状元。自古以来，舞文的斗不过弄武的，弄武的拳头一举，马上就给你兑现了。毕竟咱们是对内崇尚武斗、对外倡导和平的民族。

反正我是信了

BJ大学是一所被神化的大学，BJ大学和QH大学号称是高考学子眼中的“神学院”，能考入这两所大学的自然都是“神”了。钱家庄没有哪个家长敢想象自己的孩子能够像钱忠厚那样考上BJ大学，村民们也没有看出钱家庄还有谁家的孩子有钱忠厚那样的潜质。不用说学问，就是走路、说话、神态也没有一个小孩酷似钱忠厚——尽管每个孩子都在使劲模仿。例如，钱忠厚用左手拿筷子，村里的小孩都清一色的左撇子。但家长们又贼心不死地拎着儿子的耳朵骂道：“你这样不努力，将来想给忠厚哥哥舔屁股，别人还嫌你的舌头太粗了。”——听口气，原来每位家长都对自己的儿子抱有一点难以启齿的幻想。村民们每天议论钱忠厚这个“神”将来会如何呼风唤雨，给钱家庄带来福音，给全人类带来福音。钱忠厚本科毕业之后被保送为BJ大学的研究生，村里又掀起了一波“钱忠厚旋风”。

在牵强附会的推测之后，村民们觉得还有一丝希望上BJ大学的只有钱忠星了，理由是钱忠星不是天生的左撇子，而是后天练出来的。钱忠星以大哥为榜样，以二哥为反面教材，高考成绩也处于大哥与二哥之间，终于考取了广东的ZS大学。高考结果出来后，村民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儿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回去。当年钱忠厚考取BJ大学时村民们有些高兴，毕竟为钱家庄争光。如果钱忠星再考取BJ大学，某些村民肯定会急成狂犬病——不能好事都被你钱老六一个人占走了吧！让村民们备感欣慰的是钱忠星录取的仅仅是历史专业，而不是她事先填报的行政管理专业。在村民眼中，历史专业是挖墓地的，一个闺女整天和死人打交道，真是伤风败俗！

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还不如在地里挖红薯！”

钱忠贵的老婆挖苦道：“等忠星以后从学校回来，我再也不敢和她说话了。我担心她早已被幽灵吃掉了，变成了幽灵的化身。”

钱忠利指着钱忠贵老婆的鼻子骂道：“那你可要看好家里的祖坟，小心